

南方周末 记者文集
在这里，读懂中国



野马的爱情

YEMA DE AIQING



YZLI0890108639



南香红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南方周末 记者文集

在这里，读懂中国

YEMA DE AIQING

野马的爱情



南香红

NAN XIANGHONG

著



YZLI0890108639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野马的爱情 / 南香红著.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91-0207-5

I. ①野… II. ①南…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8489 号

野马的爱情

南香红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83000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南方周末》记者文集 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主 编

陈明洋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陈明洋
毛 哲	伍小峰	向 阳	郭光东
邓 科	朱 强	吴志泉	张 英

执行主编

张 英

你必须抚摸他们，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

陈明洋

我一直说，来《南方周末》的人，多少有点别有抱负。这些人，往大里说，胸怀理想，心忧天下，距稻粱之谋远，离家国情怀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往小里说，他们不过是说点真话，说点实话，不过是我手写我见，我口说我心，不过是在新闻这样一个岗位上，在中国特色的巨大转型中，尽一点新闻人应尽的职分而已。套用维特根斯坦对人最高评价的话“他还像个人”来说，就是：他们还像个新闻人。

我说过，真话在中国曾是——现在也许还是——稀缺的产出。“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在新闻共同体中大约遂成名句，原出自南方老报人黄文俞之口，被左方、江艺平等一代代《南方周末》掌门人以及《南方周末》人视为报训，接力传递，铭之于心，应之于手，《南方周末》一纸风行到现在已是第二十六个年头了，应该说，良有以也。坚守这一报训，不容易，需要一点执著，一点坚韧，甚至一点——照北京话说——浑不吝，当然，也需要一点技术含量。

我也一直说，《南方周末》和《南方周末》人，其关系是彼此成全的。《南方周末》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一个不算低的平台，《南方周末》人则高人辈出（据说，有《南方周末》是“中国新闻界的黄埔军校”之说。幸耶？非耶？）。“不算低”滋养“高人”，“高人”成就“不算低”，彼此遭遇，相得益彰。

并非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成全《南方周末》、滋养《南方周末》

人的，是中国这个被视做新闻的天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新闻天堂，意味着不时有“同胞”地狱准地狱，而“物”不吾与也；是“要识中国真面目”的巨大挑战和巨大诱惑——中国仍未走出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而被成全被滋养的《南方周末》佼佼者，“高人”中的“高人”，就是《南方周末》的高级评论员、高级记者、高级编辑吧。

这里的“高级”，是《南方周末》内部职称的塔尖；这里的内部职称，只能算是“内部粮票”，跟“省票”、“国票”不同，行用于《南方周末》内部而已。“职称”虽“内部”，标识的也是职业段位；高级，则有标杆之义；标准，自是“《南方周末》牌”的。

六年前，我忝为《南方周末》内部职称的始作俑者，是期望为无意于管理岗位的采编人员打通一条业务上升通道的，乃至有为《南方周末》服务的终身评论员、终身记者、终身编辑，而进入管理岗位的则不在职称评聘之列；六年下来，《南方周末》的“高级”计有十二位：

高级评论员：鄢烈山、陈敏。

高级记者：郭国松、南香红、李海鹏、张立、章敬平、陈涛、庞瑞锋、张英。

高级编辑：朱力远、林楚方。

如果不出意外，今年产生的高级职称者还有：马莉、刘小磊、袁蕾。前此“高级”而离开《南方周末》——前面说过“高人辈出”，这里是另一种“辈出”，即出去了——的，是八位：郭国松、南香红、李海鹏、张立、陈涛、庞瑞锋、林楚方、章敬平；留在《南方周末》的，还有四位：鄢烈山、陈敏、朱力远、张英，其为《南方周末》而“终身”乎？其为新闻而“终身”乎？

写到这里，要借李叔同一用，“悲欣交集”，不为矫情！悲不说了——《南方周末》或不止《南方周末》一机构之小悲而已，这里要说的“欣”是：无论“终身”的，还是“辈出”的，他们仍以《南方周末》为荣，他们仍以《南方周末》为家，为娘家，为冤家，为情人，可资证明的是：当《南方周末》要出这套高级丛书时，他们慨然允诺，把在《南方周末》的作品结集。

我不敢妄说我认为“《南方周末》关切‘中国根目录问题’”，而他们是优异的身体力行者，我不想数说这些“‘高人’中的‘高人’”一个个地如何如何，我不能分说新闻如何易碎而南香红、李海鹏如何有“对抗时间的写作”，我也不再说杂文如何被鲁迅期待速朽而写评论的鄢烈山、陈敏又三复斯言：因为他们自有作品在，而读者诸君，你们亦自有目光如炬在！

是为序。

2010年4月18日于陈留居

序：因敬畏而谦卑

江艺平

第一次听到南香红的名字是在1998年。有一天，沈颢告诉我，一对记者夫妇专程从新疆来到广州，要到编辑部转一转。当高挑清秀、略显羞涩的南香红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她会成为《南方周末》新闻写作的一个典范。

1998年，南香红已经在《新疆工人报》、《新疆日报》当了11年记者，她的丈夫吴朝晖当时供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新疆记者站。那时候，《南方周末》正在全国物色采编人才，这一对远道而来的夫妇，应该就是时任新闻部主任沈颢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吧。事实上，这对新闻伉俪日后的建树，也证实了沈颢早前的眼光。

吴朝晖没有选择《南方周末》，对于他，永不消逝的电波显然有着更为广阔迷人的空间。后来，他参与了中央电台都市之声的筹办并任总监，继而担任文艺之声总监，现在是这家电台北京记者站站长。记者出身的吴朝晖，擅长对时局的理性判断和对大势的冷静把握，他的儒雅、宽厚、从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南香红，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套用一般记者的标准去描述她，在她身上，女性的美好特质和记者的职业素养水乳交融，以至于她的敏锐观察和独立思考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这种气质其实很早就显露了出来。上个世纪末，当南香红还是《新疆日报》的记者时，《南方周末》的编辑就乐于刊发她的报道，这些文章总能给这张报纸

的读者带去不一般的阅读体验。最初，我把这些异样的感觉归结为她所生活的西域所赐。自由行走在古老辽阔的西部疆域，的确是南香红得天独厚之处。那些被历史和风沙掩埋的古城，那些消失在大漠深处的河流，那些繁华过后杳无踪迹的文明，被她用缜密而又灵动的笔尖一点一点剔爬梳理，小心翼翼地在纸上加以复原，更别说那些遗世尚存的物种，人间罕见的珍奇，多民族聚居地绚丽多姿的风土人情了……

作为记者的南香红，其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传播学界和媒体同行用“中国式特稿”来命名和评价她的报道，《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同事们似更认同“南香红特性”之说。这位1998年就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2001年才正式入职这张报纸的女记者，一直不停顿地通过“对抗时间的写作”证明自己的实力，证明新闻可以超越时间而存在，可以不是易碎品。尽管这些一再被得到证明，她对真相探索和新闻写作仍然怀着深深的敬畏和谦卑。

我一直执拗地认定，南香红固然具有观察事物的敏锐直觉，捕捉细节的超常能力，力透纸背的写作才华，不过，比起这些优异的秉赋，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敬畏和谦卑，更值得我们珍重。

从事传媒行业，尤其在诚信缺失人心浮躁的转型时期做报纸新闻，能够对事实真相始终心存敬畏，对采访写作长久保持谦卑，并非一件易事，有时甚至会被视为不合时宜。南香红进入南方报业十年间，先是在《南方周末》，后来在《南方都市报》，随着岁月流逝，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或升迁，或转行，或义无反顾地从传统媒体投身新媒体，她却像老僧入定，低眉俯首，甘受新闻专业主义的驱策，一门心思做记者。而让我感慨甚至嫉妒的是，当年写出让人落泪的《我看见中国第一野马死去》的南香红，这十年间，不但用她的个性化报道继续展示“新闻的力量”，而且在汶川大地震猝不及防袭来时，她的职业精神和丰富经验更成为她所在的新闻团队协同作战的黏合剂，她也因此为国内新闻界完成了一项填补空白的课题，写出了《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一书。

沈颢曾经给记者职业下过一个近乎宗教的定义“新闻的圣徒”。圣徒者，上帝谦卑的仆人之谓也。饶有意味的是，在圣经的描述中，“谦卑”并不光是通常说的谦和有礼或虚心求教，更是对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的深刻体认，唯有“上帝”，才是“圣徒”的全部。对于南香红，新闻是她的全部吗？这本书提供了确切的答案。

CONTENTS 目 录

总序：你必须抚摸他们，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	陈明洋 1
序：因敬畏而谦卑	江艺平 3

第 壹 辑 北京之变

南池子之劫	2
站在胡同推土机前的平民	9
回不去的南池子	15
胡老太太讨屋日记	23
车警官出前门记	31
元大都活在胡同里	39
采访手记：我们的私宅	48

第 贰 辑 生命之痛

两个男人的“银婚”	54
成都：同志的天堂	69
采访手记：天生一个好故事	74
骑在文明的边上	78
走着唱着活着	89
采访手记：新闻是一种状态	105
彭加木：罗布泊的绝版典藏	110

我的儿子是“雨人”

——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成长记录·····	124
孤独的孤独症·····	132
185：一个边境团场的故事·····	140
贾兰坡：周口店最后的守望者·····	155
别了，贾兰坡·····	161
采访手记：新闻需要重新发现·····	164

第 ③ 辑 陌生之美

三峡，无法告别·····	170
暮回首，已是千年身·····	172
涪陵：老城的最后容颜·····	178
丰都殇·····	188
采访手记：一瓢水与一条长江·····	199
莫高窟治“癌”·····	202
盗墓惊楼兰·····	210
罗布泊，小河墓地惊世再现·····	220
天上掉下来的小河？·····	226
刀郎木卡姆：人间非典型音乐·····	232
没有木卡姆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241
采访手记：遥远与陌生的美·····	249

第 ④ 辑 野马之野

野马的故事·····	254
目睹第一野马死去·····	261
让野马野去吧·····	266
采访手记：如果野马能言·····	272
野马危急·····	274
野马在野已三年·····	282
后记：对抗时间的写作·····	287

野马的爱情

YEMA DE AIQING

第一次听到南香红的名字是在1998年。有一天，沈颖告诉我，一对记者夫妇专程从新疆来到广州，要到编辑部转一转。当高挑清秀、略显羞涩的南香红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她会成为南方周末新闻写作的一个典范。1998年，南香红已经在《新疆工人报》《新疆日报》当了11年记者，她的丈夫吴朝晖当时供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新疆记者站。那时候，《南方周末》正在全国物色采编人才，这一对远道而来的夫妇，应该就是时任新闻部主任沈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吧。事实上，这对新闻伉俪日后的建树，也证实了沈颖早前的眼光。吴朝晖没有选择南方周末，对于他，永不消逝的电波显然有着更为广阔迷人的空间。后来，他参与了中央电台都市之声的筹办并任总监，继而担任文艺之声总监，现在是这家电台北京记者站站长。记者出身的吴朝晖，擅长对时局的理性判断和对大势的冷静把握，他的儒雅、宽厚、从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南香红，直到现在，

第 壹 辑 北 京 之 变

南池子之劫

北京拆皇城

2002年5月，住在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的居民一家收到一张粉红色的纸。纸上说，南池子是北京市政府确定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要“修缮改建”了，不久的将来，“居民们就可以走出破旧、潮湿、没有厨房及卫生设施的老旧房屋，住上宽敞明亮厨卫齐全的新居。”

住在南池子大街80号院的沈大妈，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她家的院墙上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白圆圈，圆圈里面是一个大大的白字——“拆”。

灰砖青瓦曲折折的小胡同里一夜之间布满了这样的圆圈和“拆”字，不是说修缮吗？怎么见房就拆，好房赖房一起拆啊？！

这个藏在故宫的左腋窝里的、被高大的槐树绿荫遮蔽的幽静的小街的平静生活，从此被打碎了。

冲 突

老杨被打成为南池子修缮改建中居民和改建指挥部冲突的最激烈的部分。

老杨是南池子普渡寺西巷的居民，家里曾有两处私房，一处1980年被国家征用了，眼看剩下的这一处要拆，老杨有些着急。

6月14日，他到拆迁办公室去谈自己的房子的事，谈着谈着和一个姓刘的争执起来。这时从院里进来一个人，加入了他和刘的争执。令杨想不到的是，在毫无防备的时候，这陌生人冲着他的脸咣咣咣就是三拳，杨的鼻血牙血顿时就冒出来，脸也变了形。

“拆迁办动手打人啦”，消息一下子就窜遍了胡同。杨父辈就在南池子，他自己也在这里生活了50年，邻居们没有不认得他的，大家一样也面临拆迁，看着杨满脸是血的样子，一个多月来积聚的情绪一下子点燃了。

110出动了好几辆警车，东华门派出所的警力也全部到了现场，几百人围观使南池子街上交通堵了两个多小时。

协和医院的伤情诊断是，杨的“头面部外伤，右耳鼓膜穿孔，听力部分丧失”。

拆迁指挥部后来极力辩解说打人的人不是拆迁办的，和他们没关系，但恶劣的影响已成事实。老杨说他早就被盯上了，因为他起草了一份有15户私房主签名给北京市市长的一封信。

就在这封信发出后不久，另一份致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公开信在居民当中传递，139户住公房的居民在上面签字并按了手印。

这两封信使南池子居民和拆迁部门的对立达到极点，杨也先后三次被“叫”到东华门派出所“训话”：“私房的你带头忙活，这公房的你也忙活呀？”杨一再表示公房户的信和他无关，但没人相信，何况他还是区长接待日和区长直接对话的五个居民代表之一，据杨向记者反映，那是一场双方都动了肝火的对话。

“所以他们恨我，打我是教训我，杀鸡给猴看。”杨愤然地对记者说。

5月14日，两张没有落款单位的“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修缮房屋和改建实施细则”贴在了南池子大街的墙上，细则划出了必须迁出的范围。当天晚上，拆迁人员就强行进入房主家中进行房屋评估并通知必须在6月16号之前搬走，否则每天罚款500元。

“你不能和他争论，动不动就威胁你。我从拆迁办一出来，就听见里面在叫‘明天就去拆他院里的房！’。第二天果然就来了，十几个人上房就揭瓦，见了玻璃就砸，我在下面大叫了十多分钟才停了下来，老伴一下子就吓病了。”住在普渡寺西巷的徐大爷说。

普渡寺西巷23号的70多岁的张素珍被吓得当场就没气了，叫来急救车送到医院抢救了四天四夜才脱离危险。

张老太太和老伴都有病，她是心脏病，老伴是肺心病。“头两天我们去主动找他们谈，谈崩了，老头在当时就喘上了。”

拆房的那天，砸得像“放炮弹一样，我的心里那个抖呀”。张老太太觉得心

脏难受，就小心翼翼地踩着半米多深的杂物出去到邻居家里坐着，但坐了两个邻居家，还是不放心在家里的老头，就又回去。

“一直砸到下午5点多，我浑身都抖了，往床上一躺就没气了。我的心脏病三年都没犯了，这回可是差点要了命。”

这一折腾花了7000多元医药费。

拆迁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抵制，从5月到6月底，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从他们的房中迁出，而这些人大多数是户口房屋在南池了，而人长期不在这里居住的。

居民的反对和有关方面的反映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重视，6月11日，北京市市长刘淇赴南池子现场调查，听取居民意见。

一个70岁的老头，一下给市长跪下了。记者见到南池子的居民都在讲述这个情节：“市长指着普渡寺西巷的一处房子说：‘这么好的房子也要拆？把那个拆字抹了！’。”

刘淇的到来让拆丁家大院等几所建筑的行动停了下来，但别处的拆迁依然在进行。拆到80号院时，住在院里的沈桂芝大妈上来阻止，说市长都不拆了，结果被推了一跤，一屁股坐在一根铁钉子上。她爬着挡住前门，拆房的就从墙上挖了个洞，钻进院里，先是把东屋的门砸了，把房上的瓦也揭了。第二天这些瓦就被卖了，而房檐上拆下的精美的木雕当时就被偷偷装进了口袋，不知倒腾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拆除还是保护？

南池子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它位于故宫东南侧，历史上曾作为官署和库房地，一直和紫禁城联在一起，是禁止普通人进入的。直到民国时期才在那面厚厚的墙上开了个门洞，发展成为现在以居住为主的街区。

100多年来这道高墙屏蔽了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使南池子依然保有幽静与安宁的品格。“捷报处”、“缎库胡同”、“灯笼库胡同”、“磁器库”，一个个古老的名字和一座座上百年的老宅都闪着幽幽的历史光泽，说明着它们为皇家服务，与皇家俱荣损的过去。

记者在“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房屋修缮和改建实施细则”中看到，所涉及的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灯笼库胡同，西起南池子大街，东至磁器库南、北巷以西的地区共有 240 个院落，900 多户居民，但只保留了 9 座院落，而其余的将全部拆除。

拆除后的核心地带计划建两层的单元式四合小楼，用于居民回迁，拟建 10000 平方米的高档四合院。

2000 年北京市划定了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出台了《关于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试行）》，称为“101”号文件，并选出东城区南北池子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修缮改建的试点。记者了解到，关于南池子的修缮和改建曾进行过三次专家评审会，南池子的改造将重点保护普渡寺等文物，尽量保持原有街巷格局，遵循按院落和基本风貌修缮，不搞大拆大建的原则。对居民的安置，实行就地留住、外迁、房屋置换相结合的办法，鼓励外迁。

但现实的拆迁却与上述专家意见大相径庭。

普渡寺西巷 6 号的孙光麟清楚地记得原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到他家搞调查的情景。孙家是上个世纪初盖的房子，汪市长坐在他家的院子里，和他 96 岁的老奶奶 70 岁的老妈妈说，房子你们可以自己修缮保护，住不开了可以翻建二层的小楼。

孙怎么也想不到现在他家的房子就要拆了，一个多月来孙愁得瘦了十多斤。

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姜中光教授的研究生对南池子所有街道、胡同和居民房屋情况做过调查，结果是南池子有清的建筑，也有许多民国时期的民居保存完好，只是由于人口的增多出现了一些乱建的小房，只把这些违章建筑拆除，古老的四合院的格局就会完整地显露出来。

他把这些建筑按保存完好度分出了级别，列出了修缮、拆除的范围。

但完好的建筑这次基本上都划入拆的范围，而一些没有保留价值的，却出乎意料地保留了下来。

普渡寺后巷 4 号是一座三层的水泥小楼，这座专家们普遍认为破坏街区风貌的建筑是保留的。而南池子大街 84 号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四合院，却要拆除。

记者在这座四合院里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三进的院落的前院被分割出去，

成为 82 号，据说住的是部队的人，它保留了下来，而中院和后院则要拆除。一个整体的四合院，命运截然不同。

中院是一个非常齐整的院落，一棵一人环抱的大杨树遮蔽着整个院子，两棵枣树挂满青果，海棠的花季已过了，但主人康振杰的一句“晚上一夜春风，早晨起来一地白雪”，让人一下就想像到了它盛花时节的美丽。

“这么好的房子干吗要拆了它？”康振杰带记者看已经拆得露出大梁的房子，粗大的梁木泛着暗红色。为了防腐，当年建房时用桐油浸泡了它们，就算现在看起来也非常的结实。康说这是当年荣禄的宅子。

康要求记者一定要把他的一句话写进文章里，这段话是“将来四合院的图片可能和恐龙的图片挂在一起，老师对孩子们说，‘这是四合院，它曾存在于中国的北京’”。

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 40 多岁的男人哭了。

批评的意见指出这次修缮改建方案：一、随意地扩大试点的范围，大拆大建破坏了保护区街区历史风貌。二、缺乏居民的参与，将居民简单地划成被拆迁户。摒弃了保护为主、保持原有风貌、以院落为单位修缮改建的原则，居民自己决定去留的方式完全被抛弃。5 月 31 日，全国政协委员李燕致函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并提案办，提出，900 多户的居民区都列在“拆”的范围，“拆”与“按院落”来确定修缮方案本质不同。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任意地拆迁，代表一种思潮，有利益在驱动。对此要非常坚决表态。建筑界、文物界和社会各界都要站出来说话，这 25 片街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后的防线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认为，保护紫禁城同时又要保护它的外部环境，首先就是皇城。南池子和紫禁城山水相依，一个是辉煌的宫殿一个是平民灰色的四合院，这就是北京的品格，保护是延长它的寿命，而不是推倒重来。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这个已经实施的方案并未得到北京市规划主管部门的批准。

三条都是死胡同

“看不懂”是徐大爷的第一感觉，但等他从云雾里挣扎出来大约算清了细则对于自己家庭的未来生活意味着什么时，他才明白：无论是回迁、异地安置还是货币补偿，他都会失去安稳的家了。

南池子拒不搬走的 600 余户人家都和徐大爷一样，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居住问题。

徐大爷现在住房是 20 平方米，外搭一个小房，老两口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如果他选择回迁的话，就算要最小的 45 平方米的房子，他得拿出 19.5 万元；而要 60 平方米的房子，他得拿出 29.5 万元，即便这样，女儿女婿还是住不下。

“我一个退休的人，上哪找那么多的钱？去偷也偷不来。”

而如果徐大爷接受货币安置，按每平方米 4250 元的补偿，只能拿到 14 万元，到昌平买房也不够。至于异地安置得去芍药居，老人和大伙一起坐着车去看房，发现芍药居现在还是一个猪圈，房子要等两年以后才能从这个猪圈里盖出来。而且徐大爷也一样买不起。

西巷 23 号的张大妈，老两口都 70 多岁了，一个是心肺病，一个是心脏病，还有一个 40 多岁未婚的儿子，以及一个 17 岁一个 15 岁的孙女。家里小儿子、女儿都下岗，搬迁就意味着这一家人失去居住的地方。

捷报处 16 号的张女士签订了芍药居房子的合同，但却搬不出去，因为她在四环以内找不到一个可以周转两年的房子。北京四环以内的租房都在 1000—2000 元之间，两年就意味着几万元。

张女士说：“我都 50 岁了，一直都住母亲的房子，做梦都盼着有自己的房，我咬牙也要贷款买房，但这两年的房租我实在承担不起。”

记者在南池子走访了许多家庭，发现拒绝接受搬迁的情况大约有三种：

一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接受搬迁条件。这些家庭要么上有老下有小，要么是退休多病的老人，要么是下岗失业人员。

南池子是一个弱势群体占居住人口较大比重的老城区。老年人口占 16.33%，超过北京市 14.6% 的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也较低，居民工人家庭比例最高，而且退休人员、下岗人员、无业人员相对较多。个体经营者比例甚少。一